

到密醫取締的訴怨，必然迴避而不討論密醫取締之本題，而說了一些叫人難解的話。他們曾向牙醫回答過這一句話：「你們牙醫，如不教學徒治療牙齒，學徒怎能會變成密醫？」衛生署長之此種說法指出密醫是牙醫造成的，牙醫應要負責任。另外還有比喻錯誤，讓人匪夷所思的一句，「飲水思源」，來向牙醫師說教。其實應該說「其來有自」才對，以上的對話實在於理無據。

牙科密醫並不限於上述者，政府各機關經常舉辦國民學校老師短期口腔衛生講習班，經過一、二星期結訓後，班上人員都有可能變成密醫。

有一時期，為期二週的訓練班，以北市西區小學教員為對象，課程即以口腔衛生知識為中心，主旨是授予口腔衛生實施法後帶回各校兒童實施。政府的立意很好，我們從事人員也很努力，效果顯著。後來在偶然的機會聽人說，此時期授課的學員中有人使用結業證書來欺騙警察，以防被取締，晚間在小巷內做起治療牙齒的事來，甚至索性辭去了教職，轉業開起「齒科店」行密醫之實了。

台灣現今的社會裡，在鄉間仍然存在「赤腳仙」或「師傅」騎著自行車，挨戶訪問。他們手提一木箱，內含拔牙鉗子和補牙道具。我的記憶中，此現象在40年代最普遍，前已說過，在二次大戰後，我由留學地回家鄉彰化，住在彰化郊外竹子腳，我大姑一家，以農為業。一天我閒著沒事，前往造訪，卻見到一群人中有一人物即是「赤腳仙」，正為人拔牙。他用一種青草製成的材料裝填於出血傷口，這光景至今記憶猶新。

老實說這類牙科職業的混亂，至今為止雖沒有完全消失，